

◎历史纪实◎

建国大业

王兴东 陈宝光

45

师哲43岁,陕西省韩城县人。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9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。1940年3月抵达延安,1944年8月被调到社会部一室任主任。中共七大后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。1947年3月,他奉命往返于陕北和晋西之间,翻译中苏领导人往来电文并参加土改等工作。1948年3月,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。

“坐。”毛泽东指着椅子说。

阿洛夫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。

毛泽东抽着烟,静静地等待着。

阿洛夫打开纸,用俄语念了起来,师哲用带陕西口音的中文流利地翻译着:

阿洛夫同志:请转告毛泽东以下情况: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,从8月起,领导同志分赴各地,要在地方呆到11月,因此联共(布)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,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。……

毛泽东抽着烟,脸上带着微笑,一边听一边轻轻点着头。

毛泽东注意到,这封回电与上封回电有明显的变化,推迟的理由已经从中国的情况变成了苏联的情况,口气也比上次缺少了商量的成分。苏联居然需要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各地征购粮食,而且,一呆就是四个月,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。

“毛泽东同志,电报完了。”阿洛夫一耸肩,把两手一摊。

“阿洛夫同志,难道苏联竟需要党中央领导人全体出动去征购粮食吗?”毛泽东一脸的不解。

“是的,毛泽东同志。”阿洛夫看出了毛泽东的怀疑,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其实,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此,既然斯大林的电报里已经这样说了,他当然也就只能这样说。

“主席,据我所知,粮食征购……在苏联……的确是很重要的的一件事。”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,并且娶过苏联妻子的师哲打着圆场。

毛泽东面无表情,站了起来,在屋里踱着步子。说实话,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太出乎他的意料了。本来,他还以为这一回无论如何也要启程了呢。可是,回电一下子就把这个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的访问时间,推迟了整整四个月。在四个月里,中国革命的形势该起多大的变化啊!而且,推迟的理由又不令人信服。他总觉得,这个理由其实是另一个更为真实的理由的托词。不过,既然斯大林这样说了,我们也就只好如此……

“阿洛夫同志,我现在就口述回电,请你转告斯大林:‘同意您在7月14日电报中所说的意见,我们把到您那里去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。’”毛泽东说着在铜烟盒里捻灭了只剩下一点的烟蒂。

1948年7月31日晚11点半,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。

在明亮的电灯下,毛泽东左手夹着一支烟,右手握着毛笔起草着文件。

“恩来,有什么事情吗?”毛泽东把毛笔搁在铜砚台盒上,转过身来。

“主席,”周恩来递过电报,“这是十二位民主人士5月5日电报的全文。”

“噢——终于收到了,真不易呀!”毛泽东指着椅子,“恩来,坐!”

毛泽东拿过电报看着,有时念出声来。

“好哇!民主党派的态度很明确,我还是低估人家喽。马上就回信。不然,人家就会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,架子就大喽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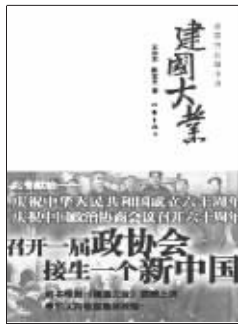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还有两封电报,”周恩来递给毛泽东,“一封是汉年来发的香港民主人士的最新动态,一封是我代中央起草的复电,请主席过目。”

毛泽东接过电报读了起来。

“汉年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啊!随着蒋介石的进一步失败,美国会抬出新的代理人,如李宗仁、何应钦,打着和平的幌子,争取喘息的机会,我们要警惕这个阴谋。民主人士现在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:一种是对李济深、冯玉祥的倒蒋活动无分析地一概反对;一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、何应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”

“是啊,前者是‘左’的倾向,存在于民主人士的左派中;后者是右的倾向,存在于民主人士的中间派中。我们现在是既要反‘左’,也要反右啊。”

周恩来走后,已是8月1日凌晨,毛泽东给十二位民主人士写了复电。这封电报成了中共中央征询民主党派意见,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的正式邀请。

巅峰
展望

罂粟果

◎拍案惊奇◎

112

马驹听了心里一惊,他怎么拿这400万说话?

“这400万怎么啦,100万是你捐给见义勇为基金会的,那300万是我和你们单位签的合同,公事公办。”

过江龙也不含糊:你说得不错,100万是捐给基金会的,没那100万,你能当会长吗?不就是因为你会拉赞助,硬把这会长抢到手的吗?没有这会长头衔,一年几十万的资金支配权你有吗?

说到底是我帮了你的忙,让你得了实惠。

再说那300万,供你女儿吃喝,在国外过小姐般的生活,回国后连工作都安排好了,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合同吗?

你以为我们真缺什么外语人才?那是骗人的,我们这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人!

找个懂外语的,一吆喝一大串,还用到外国去培训五年?笑话!

那张纸,从正面看像合同,从反面看就是行贿受贿!

“你也甭解释了,等出了事给法院去解释吧!”

听了过江龙的一番话,马驹先是很生气,然后大吃一惊,接着越来越冷静。

他觉得太小看过江龙了,过去以为这些事很正常,就是拣个便宜罢了,如果真的较起劲来,还真有点说不清。

他隐隐约约地感到,是中了过江龙的圈套了。

他觉得现在不是发火的问题了,得想办法把过江龙的锐气压下来。

马驹看见过江龙坐着,自己站着,觉得有点不伦不类。于是也在沙发上坐下来,跷起二郎腿,点燃一支烟,不轻不重地说:“我马驹当公安的时候,你还是个小孩!你以为和公安好玩吗?是谁给你在海州市戴上手铐的?又是谁给你从轻发落的?不是我,你别说我,是我们公安,我们公安是一支拖不垮、打不烂的队伍。我个人,只不过是公安的一分子,是个副局长而已!我们公安,从来都是赏罚分明、公事公办的!”

“那好!”过江龙不卑不亢,“那么我请教一下,今天晚上的事也公事公办吗?”

马驹一惊,非同小可。

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的事呢?莫非是他设的局?是他找人报的案?简直不敢想象,如果真是如此,后果不堪设想。

马驹硬着头皮说:“今天晚上难道有什么事吗?”

过江龙也绕着弯子,反问道:“谁知道呢?如果没事,马局怎么跑到这儿来找麻烦呢?”

“不是我找你们麻烦,而是来好心好意警告你,做事要小心一点,违法乱纪的事不能干。雁过留声,人过留名,干好事干坏事,总是留有证据的。”

“谢谢马局关心,我们办事也是不含糊的,不论好事坏事,我们也是讲究证据的。只要在我们地盘内,谁来干违法乱纪的事,不论他多有钱,也不论他官有多大,我们都是留有证据的,包括文字的和录像的,只要你马局一句话,我们都会展示给大众看。你放心,我们是不会辜负您的栽培和希望的。”

马驹听了,一阵寒意从前胸凉到后背。

现在他可以断定,今天晚上的遭遇,肯定是过江龙设的埋伏,他中计了。

李洪保的奸宿,他和李洪保的谈话,肯定被他们监视了,而且撮了架,这就是过江龙说的证据。

作为公安,他太了解内情了,这种监视取证的方式,也是公安教给他们的。

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自作自受吧!

况且,自己拿了人家300万钞票,也是有文字依据的,真的闹翻了脸,自己吃不了兜着走。

尽管这样,马驹还是端着架子、绷着脸说:“能这样做就好,要遵纪守法,做个合法经营户,该整改的整改,该提高的提高,一定不能辜负公安对你们的希望。以后我还会来抽查的,你们要好自为之。”

过江龙极力敷衍着:“那当然,那是,那一定,请马局放心。”

离开外商投资休闲中心,马驹清楚地知道,自己已经被过江龙拉下水了,嘴巴再硬,不给他们当保护伞已经不行了。自己干了大半辈子,还是在钱的问题上,栽在小流氓手里了!

连载

◎军事小说◎

血铸的番号

长 缨

102

馆内人迹稀少,恐怕都被门票挡住了去路,弄得一帮漂亮的女解说员无所事事。猛然发现一老一少聚精会神,逐步履款款,主动过来讲解。

于副司令皱起眉头。小丫头口齿伶俐,声调甘甜,不亚于电视台任何一位主持人,背台词似的,更像背诵经文,凝重的历史从她的嘴里出来,波澜不惊。哄弄小学生行,睹物思人的于副司令只觉得一瓶老酒被兑了白开水,意境皆无。

未及发作,小李轻轻拉了于副司令,示意他向后看,刚才那个大屁股大个子老外,脱帽推门进入一号展厅,纪念馆里能看出来者的工作人员都乐了。这回勾人眼神的不是屁股,而是头部。老外头发不长,脖子往上让人看得一清二楚,脑袋右侧居然缺了大半个耳朵。也不用个布条子之类的包上,跟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里的“一只耳”相比,也就是细微的差别。

不到五分钟的时间,纪念馆里的人没一个还能乐得起来,不掉眼泪已经不错了。

“同志,我想找这把军号的……主人,如果找不到,可以把这个军号……送给我吗?我……可以把这些东西……作为回赠。”老外居然操着一口结巴汉语。他边说边用一双蓝汪汪的、像井一般深不可测的眼睛,直勾勾地盯着馆里一件很不起眼的展品,一把污迹斑斑的铜质军号。

老外专注的眼神有些不够用,手上也没闲着,从背着的大包里不断地,变魔术似的往外掏东西。

这回轮到纪念馆的同志眼神不够用了,都围过来看他到底要掏出多少宝贝。

美军各个时期军官、士兵穿着佩戴的军服、军帽、勋章、纪念章、军衔标志、军种符号、野战靴、破钢盔……最后掏出的东西最夸张,居然是中国制造——半包大生产牌香烟(应该是在我志愿军战俘营得到的纪念品)。

一百多样啊,任何一样都可以称之为珍品,是几十年前那场战争的见证。一百多样换一把破旧的军号(这种军号全军退役了成千上万把),便宜占大了,买卖划算。可博物馆的解说员哪敢做主,从来没那么换过啊。几个人交换了下眼色,一人去找馆长,其他人围住老外,连比画带耸肩,权当抓准时机苦学外语。

可惜老外结结巴巴只说汉语,让几个解说员很失望,也不知道谁跟谁学。馆长一路小跑来到展厅,看都不看,坚决不能换,还狮子大开口,如果老外能赠送最好,便宜占得更大。于克功看着都觉得不像话,明显的欺负人嘛。拉了于小李,快步跟了上去,他通过老外夸张的耳朵,认出了熟人。

“你是……”老外夸张地张大嘴,恨不得把于克功吞到肚里,他从对方眼皮下的伤疤认出了老朋友。

“是我!”

“你……欠……我半个耳朵……”老外一手摸着耳根子,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过来。

“你欠我一个大饼子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,相逢一笑泯恩仇。不打不成交,世界各国的军人同行们,由于共同的职业特点,很容易成为朋友。在于克功心里,只有叛徒和日本鬼子不可交。

“馆长啊,你们不换就得了,干吗还要人家东西?咱们缴获的还少?”于克功略带讽刺地说着公道话。

“即使……不换……这些东西……也……要……送给你们……”老外(现在该称之为史密斯了)哗啦一下把那堆宝贝推到展台上。

“不过……我……有一个……小小……的请求……能不能……摸摸?找个人……吹吹……我想再听一次。”

于克功心想,“这史密斯一定是晚上做噩梦都是号声,听不到可能会睡不着觉。”于是向馆长使了个眼色,意思是说:“这么些东西送你们,摸摸就摸摸吧,最好找个人给他吹一下。”

馆长一边开着展柜的锁,一边愁眉苦脸地看了看于克功,他知道面前这位是个大官,老外摸摸也没问题,只是这一馆的工作人员,嘴皮子都跟八哥似的好使,就是没一个会吹军号的。

史密斯哪儿知内情,兴奋得快跳起来,又是摸,又是吻,还拿出相机拍照,又放在嘴上做出吹号的动作,末了,双手奉还给馆长:“能……不能……吹吹……冲……锋……号?”

大家面露难色,史密斯大失所望。

“给我!”

旁边突然闪出一个英姿勃勃的解放军少尉军官,一把将军号接了过去。

“滴滴答答滴滴……”嘹亮的冲锋号声响彻纪念馆,穿透棚顶,传遍岳华山麓。

